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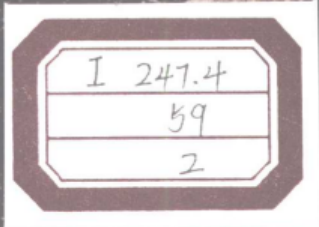
章弋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权臣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可歌可泣的农民英雄
半隐半露的佛门帝君
亦幻亦真的历史迷雾
鉴古鉴今的悲剧人生

ISBN 7-5438-2751-4



9 787543 827516 >

I · 330 定价:28.80 元

●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章 弋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自成秘史/章弋 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5438-2751-4

I. 李... II. 章...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101 号

封面题字:周用金

责任编辑:张人石

装帧设计:陈 新

李自成秘史

章弋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益阳市资阳彩色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字数:446,000 印数:1-5,000

ISBN7-5438-2751-4

I·330 定价:28.80 元

序 曲

公元 1644 年，按中国农历，史称甲申年。

甲申二字，形相近而意相远。甲为天干之首，申为地支之九。按五行、方位、季节类分，甲为木，方位属东，季序阳春；申为金，方位属西，季序艳秋。若将二字解构，则不难发现二者皆由一“日”与一“竖”组成，只不过前者日下有竖，后者竖贯日中。前者似可意为一木支日不令其坠落，其具象如同宵衣旰食的崇祯帝正以羸弱之躯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后者亦可理喻为箭矢穿日，则又与关内群雄关外强敌欲射大明之日的情势何其相似。甲申年，可谓多事之秋，政治风云诡谲莫测，大王旗号变幻无定……

春三月，当北京护城河畔的柳丝绽黄泛绿之际，李自成在一路“迎闯王”的歌谣声中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煤山古槐树下一条挽成圆环的白绫，结束了大明朝 277 年的皇祚帝运。闯字旗在紫禁城头昂然升起，那位从黄土高坡走来的汉子志满意得地卧在前朝帝王的龙榻上，做起了大顺皇帝登基加冕的美梦；可不待护城河畔绿柳成荫，山海关的鼙鼓便惊醒了一枕春梦，城头上亦变幻成了大清国的龙旗。然而，朱明王朝的断壁残垣里遗存着众多帝梦未尽的王子王孙；揭竿而起的义军中亦不乏企羡皇冠加冕的人。于是乎，神州大地上哇喇喇拥立了四位皇帝：

甲申四月二十九日（1644 年 6 月 3 日），李自成于武英殿匆匆行过登基大礼，又于次日匆匆离开北京，戴着大顺帝的光环退守长安（西安）……

甲申五月十五日（1644 年 6 月 19 日），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登基于南京……

甲申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由盛京(沈阳)迁至北京的大清顺治帝举行定鼎登基典礼……

甲申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称帝于西京(成都),国号大西……

四帝并立,且各拥各的帝都,各用各的年号。清为顺治元年,明为弘光元年,大顺为永昌元年,大西则为大顺元年,真可谓四元会甲申!四王朝各据一方,将天“日”分成四块,似“甲”又似“申”,好不热闹!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方,英伦岛上正进行着的那场革皇帝之命的震古烁今的正义之战;可历史的魔棒却在古老的东方,指挥着一场罕见的皇帝进行曲。人类文明似乎也从此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颇不和谐的东西部二重唱……

自始皇帝一统华夏以来,小民们祖祖辈辈过惯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日子,面对四个王朝,真不知该向何方称臣做民!而古往今来的帝王,皆以孤家寡人自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四日同辉决不会定格于历史的天幕,它只不过是群雄纷争的短暂显影。由明朝建州卫发展起来且凭快马强弩闯入关内的清王朝,在致南明阁臣兼扬州总督史可法的信中,指责对方“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对比他还资深的造反英雄张献忠称王之举也大动肝火,大加挞伐。一时间,群雄纷争,九州干戈,烽火四起。气焰正盛的清王朝集结满、蒙、汉八旗的精锐之师,相继向其他皇位帝座发起强劲冲击。政局很快如春秋时序般地变幻开来……

次年乙酉。正月,东南风尚未吹醒冬眠后的三秦大地,清豫亲王多铎便用红夷大炮轰开了曾成就过秦皇汉武唐宗的定鼎之都长安,逼得大顺帝李自成弃城南遁。

五月,江南雨淋黄梅子之际,又是这个多铎,摘梅子般地轻取石头城,随即又将逃往芜湖的弘光帝朱由崧生擒活拿……

善于盘马弯弓的八旗兵，如同后羿射日一般，正将一顶顶的异姓皇冠射落下来……

闰六月，北京城里一个密云不雨的沉闷夏日，地处南郊的圆丘，鞭炮骤然炸响，爆出团团烟雾，顷刻便将偌大个圆丘顶端吞灭；噼叭之声撞在北面的回音壁上，滚出数倍于原声的喧嚣，颇似天际的闷雷，给溽暑中的京畿地平添了几分燥热。

圆丘，这座始建于明嘉靖十九年的三层堆垒的圆形高台，是皇家祭天的圣地。每逢冬至日，皇帝便都要到这里祭天。大清入主中原后，依然承袭此制。然而眼下还只闰六月，却奏响了祭天的序曲，自然会引得芸芸众生们惊疑错愕。正当市井上小民们三五成群交头咬耳猜神疑鬼时，官府鸣锣公布了一条不啻晴天霹雳的消息：李自成已于九宫山自缢身亡！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提前祭天是庆祝大清朝又少了一个竞争者！

对于一年前匆匆登基又匆匆离京的大顺帝李自成，京城百姓自然记忆犹新。乍听这位风云人物的猝死，有人扼腕长叹，有人拍手称快，有人黯然泣下，有人弹冠相庆。亲痛仇快，或悲或喜，自不足为怪，但无论亲者仇者痛者快者，都不乏一个共同感——震惊疑惑：

他真死了么？十八年前起于垆亩、纵横万里、几度死里逃生的那位陕北汉子，这回难道在劫难逃？……

他真死了么？三年前驰骋中原、赢得遍地歌谣相迎、一杆义帜所向披靡的那位闯王，这回难道闯入了鬼门关？……

他真死了么？一年前头戴毡笠身着缥衣、骑着乌骏马踏入紫禁城、逼得崇祯帝投缢自尽的那位大顺帝，这回难道也步了前者之后尘？……

天坛的鞭炮继续訇然作响，在回音壁上撞出亦真亦幻的轰鸣；烟雾滚滚升腾，然后弥散开来，散入市井人家，散入公侯府第，散入皇宫禁苑……

可当时谁也未曾想到：这阵缘李自成而起的烟雾，竟会在历史的天幕上弥漫了三百余年！

内容提要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终归何处，是三百多年来的历史之谜。本书依据湖南石门县夹山的史料、文物及其他有关资料，融正史、秘史、野史于一炉，以李自成兵败禅隐、指挥余部联明抗清为主线，揭示主人公艰难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的情节、震撼心魄的警示、豪气贯虹的壮烈、生离死别的悲怆，联缀成一幅神秘多彩的历史画卷，为世人揭开那尘封三百余年的厚重的一页。



章弋，本名杨代漳，经历过知青、纤夫、文秘、编剧等生活，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影视剧等创作。长篇小说《1947 上海黄金风潮案》、电影《仇中仇》为其代表作，现供职于湖南石门县文联，系二级作家、明史学会会员。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六月烟波	(1)
第二章 落难公主	(40)
第三章 千里迷踪	(58)
第四章 捉放刺客	(99)
第五章 首级风波	(116)
第六章 合师北拒	(146)
第七章 首战受挫	(179)
第八章 冤孽情债	(206)
第九章 草坪喋血	(236)
第十章 武陵恩仇	(262)
第十一章 绑架闯王	(287)
第十二章 湖湘悲歌	(340)
第十三章 流亡王朝	(368)
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	(385)
第十五章 闯王出家	(403)
第十六章 藏龙卧虎	(420)
第十七章 碧血丹枫	(452)
第十八章 庙堂之忧	(473)
第十九章 潜龙残梦	(493)
第二十章 云游中原	(512)
第二十一章 禅房梦醒	(536)
尾 声	(558)
后 记	(565)

第一章 六月烟波

—

天坛祭天轰鸣的鞭炮声，将大清朝第一谋臣、秘书院首席大学士范文程炸得心乱如麻。带着郁郁不宁，他再度遁入悯忠寺。

清兵入关已一年多了，眼下京城士子对范文程并不陌生，大都知道他是在关外就入了旗籍的大学士，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范仲淹的十七世孙。那位曾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彪炳青史的范老夫子倘若在天有灵，该不知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位玄子玄孙！若斥之为卖祖求荣的不肖孙，未免太苛求了；若说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嫡亲传人，似乎又不乏揶揄之意。历史不能随意给人涂抹亮色和污点，一切都是其本色使然。范文程的先祖自明初由江西贬至辽东，已近十代，曾祖范锺还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后官至兵部尚书。其本人亦曾是沈阳县学秀才，可谓家学渊源，书香数代。也许是二百余年家族的关外生活使他离中原的血脉渐远，与边外的亲缘日近。他目睹爱新觉罗氏由大明建州卫治下的臣民变为统一女真族之后金汗王的全过程，深切感到明王朝的衰落与后金的崛起似是不可抗转的，便毅然择明主而投之。历史证明他的眼光没有错，历史也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雄才大略的机会。当初他替皇太极献上的一连串计谋，不仅成功地借刚愎多疑的崇祯之手剪除了被誉为“克虏将星”的袁崇焕，而且还击败并收服了洪承畴、祖大寿等一批名将，夺取了锦州、松山等城池，把明朝御敌兵马逼进宁远、山海关等几个孤立的据点

里。去岁，他又抓住甲申之变的时机，制定“入关大略”，巧妙地运作“替崇祯复仇”的政治牌，威逼利诱吴三桂投靠清廷，轻而易举地从李自成手中抢下了北京城。此举此行，不知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会不会见容于他，但他确实未敢忘记祖辈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遗训。早在盛京，他就力劝皇太极生息养民，巩固国基；入关之际，他又劝说新主多尔衮打出“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的旗号，以“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来约束军纪。入京后，他又建议清廷为崇祯发丧，优待重用前明降官，减免田赋，缓行剃头易服，用怀柔政策来笼络人心，为大清入主中原夯实了根基。尽管眼下大清朝的建国方略离他政治昌明的理想距离甚远，但他始终孜孜以求，其体恤民众之心，与天下共忧乐之情始终存念于胸怀。前不久，他接到扬州十日血腥屠杀的塘报，一连几天寝食不安。他简直不敢相信就因史可法与城共存亡的顽强抵抗，曾接受过自己怀柔政策的八旗主子竟将扬州城里的八十万平民屠杀殆尽。他觉得自己白净的双手也沾满了同胞的血，曾不止一次地从梦魇中惊醒。

十天前，他就是带着这种寝食不安的忧愤与悲怆，便服彷徨于外城的大街小巷，无意中闯入位于北京外城西南角的悯忠寺的。

随八旗军入关进京已有年余，闲暇时也曾游过京都的不少名刹古寺，如普济寺、隆福寺、延寿寺、贤良寺、妙应寺、宝禅寺、龙泉寺、崇效寺、圆恩寺、嵩祝寺等，其名不是洋溢着吉祥喜庆，便蕴孕着佛旨禅意，像“悯忠”这等饱含苍凉的寺名委实不曾多见，而且其名正与自己的心境相谐。冲着这寺名，范文程踏入院落与名字一般苍凉的古寺。

刚进山门，与寺庙氛围颇不相谐的一幕便闯入眼帘：

一位服饰鲜丽的女子正踟蹰于院里一摊泥水前。昨夜下了一场暴雨，由山门入寺的坑洼不平的道上积满泥水，那女子三寸金莲上套着缎面绣花弓鞋，不知是担心路滑摔倒，还是害怕泥污绣鞋，

迟迟不敢涉足。正巧这时，一位僧人见状迎过来：

“女施主，贫僧来扶你一把。”

女子犹豫了一下，和尚则笑道：“女施主休要多心，‘心地不生闲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我佛以普度众生为宗旨，如果连眼前一洼泥水都不敢助人而度，又怎能普度众生？”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右手伸向那女子。

那女子一手牵着对方的手，一手提着曳地的月华裙，小心翼翼地迈开三寸金莲，踏着几星稍稍露出水面的半干半湿处前行，不料脚下一滑，腰肢风摆柳般地摇晃起来。和尚似乎早有准备，另一手拦腰将女子捞起，不顾女子娇羞尖叫，也不顾女子的手抓脚踢，一阵风似地走过泥泞，旋即将对方放下，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女施主，瞧，鞋无点泥，身无点污，你我不都依然如故吗？”

那女子喘过气来，红着脸轻轻地道了声“多谢师傅”，横波浅笑，黑眸子里的光泽竟如艳阳下的水波一般闪烁。她翩若惊鸿地走了，亦勾住了那僧人的目光。范文程清楚地看见对方鼻翼连连翕动，分明是在嗅那女子拂身而过的香艳之气。半晌，对方才回过身来，一眼望见范文程正痴痴地看着自己，便兀自笑了：

“阿弥陀佛，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面对如此色胆不小脸皮不薄的僧人，范文程只得哑然失笑，遂双手合十，回了声“阿弥陀佛”。

“请问施主贵姓？”

“免贵姓范。”话一出唇，范文程立即觉得不妥，担心会令人联想起那位家喻户晓的先祖来，急忙改口：“姓樊——樊哙的樊。”此时此刻，他宁可假冒屠狗出身的樊哙之后，而不愿牵扯上名垂千古的先祖。

对方长长地“噢”了一声，又将来客重新打量了几眼。

范文程亦趁机将对方仔细端详：和尚年近四十，脸面白皙光

洁，眉目清秀，睿智的目光从枣核状的眼里射出，咄咄逼人。他心中一凛，生怕和尚追问自己是何方人氏，若如实回答，其关外的籍贯与一身满人装束定会惹得人家疑窦重生，便以攻为守，相机发问：

“请问大师尊号？”

“贫僧贱号灵悟，系敝寺的知客。”

范文程知道知客是寺庙的八大执事之一，专管客堂和僧俗接待事务，遂继续问道：“灵悟大师，宝刹悯忠寺，似与其它寺名迥异甚远，不知有何来由？”

灵悟微微一笑，方道：“施主有所不知，敝寺始建于唐贞观十八年，系太宗李世民远征高丽兵败退至此地时，为二十万捐躯异域的将士所建，故名悯忠寺。”

“呵，宝刹还是唐太宗敕修，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施主或许更不会想到，这里还曾是宋钦宗的幽禁之所。”

此言一出，着实让他吃惊不小：五百年前北宋那位倒霉的末代皇帝被金人俘获后，竟曾囚禁于斯！须知当朝满族即金人的后裔。昔日金人崛起之际，正是他那位先祖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年代，打那以后仅八十多个春秋，宋钦宗便作了金人的俘虏，并被关在此刻驻足的院落里。先祖纵然有灵在天，也没法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范文程唯恐灵悟由前朝联想到当今，说出些令己难堪的话来，赶紧道：“大师，我只是想在寺里随意走走。”

“施主请便吧！”灵悟又是微微一笑，那笑里，似乎藏有佛法无边、慧眼通天的神韵。

告别灵悟，范文程漫无目的地信步游走着，只见寺里古木参天，浓荫匝地，苔痕上阶绿，草色绕庭青。虽值暑日，却阴风习习，似有幽灵飘忽。走着走着，他眼前依稀出现了钦宗的身影。他不可能看见过宋钦宗，也从未见过他的画像，眼前钦宗的朦胧之状，

是由崇祯帝幻化而成的，而崇祯那清癯消瘦的面容，则又是从故明宫廷画像中获取的印象。在他心目中，这位钦宗与去岁自缢于煤山的崇祯颇多相似之处。他俩同是亡国之君，同是从前朝皇帝手中接下千疮百孔的国家。钦宗之父宋徽宗醉心于翰墨丹青，将个国家治理得如幅大泼墨山水画般的一塌糊涂；崇祯之兄天启帝沉溺于木工匠艺，将疆土与国力如削木斫材一般折腾来折腾去。其所不同的是：钦宗对亡国难任其咎，因为他仅从父辈手中接过朝政才一年光景便被金人攻破了国都，作了异族的俘虏；而崇祯则是从其兄手中接位理政十七春后才让内乱外患弄垮的，自然难辞其咎。范文程在寂寥的院落中寻寻觅觅，耳听着堂庑间磬击阵阵、树荫丛蝉鸣声声，仿佛听到两位亡国之君那凄苦的叹息。

发思古之幽情，想前朝之往事，不知不觉间来到大雄宝殿前。翘首而观，殿基不甚高，殿堂亦不恢宏，八级台阶，满目苍苔，分明来客不多。他刚欲拾级而上，忽又瞥见台阶两旁大小古碑参差而立，遂折向一旁，浏览起古碑来。这些古碑大都经过千百年风雨的侵蚀，字迹模糊了。有的石碑立在龟趺上，龟头向上望着，不知是想看清自己背上的碑文，还是欲掀掉驮在背上的重负。碑文所刻，大都是追悼纪念前贤先烈忠臣良将的，一块石碑，便是一部历史，虽朝代不同，但亦如石碑的样式一般大同小异，后朝几乎是前朝的翻版。一个忠字，宛若驮碑的石龟，默默地承受着千百年来的风雨与重负。范文程穿行在这一块块石碑间，如同穿行在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中，勾沉稽往，留连忘返。蓦地，一块简朴的石碑令他错愕呆立。那就是曹娥碑。这位旷古孝女，在其父溺水尸首无还时，痛哭十七日之后，竟蹈江寻父而去，五日后终负其父之尸而回。其孝可谓感天动地，上虞县令度尚为之树碑，颍川名士邯郸淳为之立传，王羲之等历代书法家为之书文。眼下这碑系宋元祐八年蔡卞重书。只不过其碑立于这悯忠寺，倒真出人意外。也许，在立碑人心目中，孝与忠其本质相同，故将曹娥也划入忠烈之类了。望着斑

驳的曹娥碑，思绪万千，浮想幻影历历如绘，曹娥投江的波涛似乎与滚滚长江水交汇叠印，倏忽又化作烟水茫茫的一片……不知怎地，他想象中的曹娥与史可法轮番从茫茫烟水中浮现出来。虽说忠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总觉得史可法对其君王的尽忠如同曹娥对其父的尽孝一般。而其所效忠的君王，正是其在拥立前曾被指斥过的“七不可立”的昏君。尽管如此，范文程知道，只要汉文化不被异族异化，不管哪个入主中原，史可法必定会以其忠烈留名青史，然而其“忠臣”二字背后，却有着扬州八十万平民的生命代价，未免太酷烈太沉重了，令他不寒而栗！从曹娥碑上的字里行间，他仿佛看见扬州纵街横巷鲜血流淌，那撇捺竖钩，分明是那具具无辜者的肢体……

良久，范文程方从曹娥碑上收起泪眼模糊的目光，缓缓地拾级而上，步入大雄宝殿。

堂上供着掌管过去、现在、未来的“竖三世佛”，虽年久失修，尘埃满身，但巍巍的身躯却依然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仪。范文程久久地望着右边的未来世弥勒佛，希冀他能告知自己的未来，可那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却钳口不言。也许，未来佛对每个人都回之以意味不一的笑容，无论是善者、恶者、强者、弱者，对将会成功者，其笑自是鼓励；对将会失败者，其笑则是嘲弄。范文程不知自己的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自然也无法看出此刻弥勒佛的笑意是鼓励还是嘲弄。他一时茫然地跪在蒲团上，默默地为江南那些无辜的魂灵焚上三炷檀香，似是替自己忏悔，又似是为自己所效力的主子赎罪……

“阿弥陀佛！不知施主是为前朝先贤默祷，还是为天下苍生祈求！”灵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身后，声虽轻气亦沉地发问。

范文程并未回顾，心中已反感，觉得对方不仅心花，且还爱管闲事，出于礼貌，只得强忍不快，将王安石的一首禅诗吟咏作答：